



東來紫氣滿人寰

徐牧邨

訪先天道院張培成院長

談「道德經」及「淑世哲學」

凡是向道者，修持好的，

均有謙謙然「方外君子」的氣度，常令人肅然起敬。偶有一二浪得虛名的，老是端起宗教

家「精神貴族」的架子來，燭照其靈台深處，根本沒有「清池皓月，片石孤雲」的淨化之境。其庸俗有過於我者，夫何復言。近晤張培成院長，十年前因瞻仰吾友碑文，有一面之

緣，張氏丰神古樸，而恬澹氣

韻，內斂於「胸次悠然」之間。道祖所謂「常德乃足，復歸於樸」者，培老有焉。

中共橫禍蘇北，崇明島鄰邑的城狐社鼠，正猙獰地把魔爪隔江伸來，故園烽火，逼得培老於三十六年春舉家南遷，憶起逃難生活，他語調低沈，眼神閃著陰影。來台後邂逅張

傳先生，他在張寓講「道德經

」三年，無償傳授聖學，他恪奉老子的三寶：「一曰慈，二曰儉，三曰不敢爲天下先」，

尤其踐履「慈」的精義，培老於張傳先生的「篤孝」實例中，真正得到鐵的印證。他十四歲到黃浦灘經商，從坎坷中激發了向上精神，從波譎雲幻的世情中，澈悟了生命的哲理，

中年以後，蒿目時艱，矢志弘揚「淑世」的道家經學，此心既有所專，乃以恒毅持之。時值當代通識君子們，高呼「道德重整」之際，培老默默耕耘，各界鮮有知者「道隱無名」，可為寫照。他把第一個試金石，放在張傳先生的「孝行轉化」上，數年心血代價，塑成最富傳奇性的故事。張傳先生薰沐老子德風，天性自然澈悟，感人孝行，聞於鄉黨，嗣因「天錫母壽」，遂大力完成先天道院之興建，以示崇道之信念。凡此，均為澆薄世風樹立弘揚倫理可資範式的善良典型。尤其自提升個人道德價值為起

點，進而偏播慈孝種子於道友之間，這是培老生平應引以為快的大事。前此表揚好人好事者，年有盛舉，而培老未與焉。「大成若缺，大盈若冲」薄世俗浮名已垂數十載，今屆古稀，其胸懷如萬里晴空已了無一片雲影。

「禮記」所謂「返本復始」，即明示吾人不可忘記身所自來。我們是一個不忘本的民族，千百年來，從飲水思源中，不承忠孝仁慈的優良傳統，談吾國固有道德不明乎此，根本不觸不到問題的核心。培老積久沈潛於古代經典，深知大漢民族的「宗教感情」，植基於

實踐，以倫理、宗教二者黏合「民族感情」，是我們創造光榮歷史的精神支柱。培老以此精神注入於各家族的血緣紐帶上，從點到面，使道友們的家庭從傳統美德方面激勵愛國家愛同胞的熱情。其影響是具有積極意義的。先天道院致力於「互助」活動，實際效果很好，施救濟米已歷十餘年，對貧老逝去而無以爲殮者施棺一具，亦屢見不鮮。院無「施錢箱」之設，道友本於誠心捐獻，廻異一般寺廟獲取「添油金」，亦屢見不鮮。院無「施錢箱」之舊規，八七水災時，彰化區受災最重，嗷嗷待哺者甚多，

中壢道友曾不斷以卡車載饅頭麵包分送受災者，其人詹姓，報端詳刊其嘉行。其他類此善舉，多未披露。培老在每段故事的關鍵處，常常引道家的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」。我想到當前「蝸角交閼」的人間世態，「謙退」之德，誠爲少見而又令人嚮往之厚樸古風，但此時此地，某些最擅長「推銷自我」的宗教家，似乎搶盡了有宣傳作用的精彩鏡頭。培老「謙退」到「只做不說」，好人能獲得鼓勵嗎？言念及此，翹首雲天而陷入了深遠的沉思。

從「現象世界」的「轉化規律」，看禍福、看善惡是有

趣的，而悲天憫人的老子，體察此理則出之於偉大同情。老子自「轉化規律」孕育「相對觀念」，此觀念常常引起「仁智互見」的歧異看法，此拙見幸邀培老謬許。他舉小偷在仁義禮智信上的「實踐」，幽默而微托諷意，我大笑起來。笑的聲浪，激起了古怪思潮，我聯想到晚近倡「懷疑精神」的學者，他們以爲老子的「返本復初」思想，爲「太初社會」建構一無爲的理想國藍圖。「小國寡民」，「結繩而用」，「民至老死，不相往來」，大道不廢而渾樸仁厚之風存焉。

地球上真重見此完美之理想國，則人類的情感理性必在高度的壓抑狀態下，囿於混沌純樸之境，而個人的才德因「無爲」而限制其獲得充分發展必矣。至時，「智慧出，有大僞」的現象是沒有了，創造文明的精神性原動力，源於何處呢？「六親不和」的病態現象不出現，孝慈與不孝不慈的相對觀念是沒有了，普天之下在沒有任何價值標準，沒有奮發向上的封閉社會下討生活，果有趣味嗎？從文化史的演進規律來說，

老子的「無爲」有濃厚的復古保守思想，而且有拖著文明列車向後倒退的傾向。持此論者，他們大大誤解「道德經」，吾人聞之熟矣。試問老子極力主張「法自然」何以故呢？培老鄭重指出：所謂「法自然」，即師法大自然的化育萬物而無私，這是老子全部思想中的精粹論題。人能「專氣致柔」，任自然之氣，致至柔之和，聖者智者何碍素樸社會「玄德」的圓融境界。問題就出在人們不能善保本性，善養天真，而肆其才智於滿足私慾，於是大巧大僞滿天下矣。此不法自然之禍因也，老子焉有退化思

想，其說誤矣。培老之論，確有見地，我悟出他們忽視「無爲」的涵義，亦爲滋生歧見的關鍵，「我無爲而民自化」，如何自化？「我無爲而民自富」，如何自富？究其因，當從致力「愛民治國」的「有爲」入手，積久達成沒有「棄人」「棄物」的渾樸道體，達成至善至美的「玄德」境地。「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」，伸人類當壓抑者是「佔有衝動」，即從上舉「三不」之說，引申人類當壓抑者是「佔有衝動」（私）而當提升者是「創造」（公），古今大思想家

均導因於人類私心用智能，偏見用才慧，把原本渾樸的完美道體破壞無遺，故絕聖者，應絕「徒炫名相」之聖，棄智者，應棄「私而自用」之智。如果真正把私念祛除，歸根於「生而不有，爲而不恃，長而不宰」，一旦人類學會了大自然的不據爲己有，不自恃己能，不妄圖主宰，則「民自化」「民自富」矣。羅素深服老子者，即從上舉「三不」之說，引伸人類當壓抑者是「佔有衝動」（私）而當提升者是「創造」（公），古今大思想家大藝術家之貢獻，永爲萬世萬代所共享，何私之有？天無私覆，地無私載，何有何恃何宰，這是宇宙間永恒的自然法則。不從此處探究老子學說，而妄言「開倒車」，可乎？道德經俱在，善讀者，玩索必有得焉。

六月五日清早，晨曦褪盡，天際將雨，張寓在寧靜中滿溢茶香，閒聊話題，似乎從宗教理想與「淑世主義」開端，「淑世哲學」契合道德經義蘊否？老子學說的道德體系，我們能具體而微的確指否？培老觀點，在總的綱目上以體用合一為指歸，尤其重視的是，乃行爲實踐的道德標準，他對知識青年講經，談到「惟恍惟忽」之道，「上德不德」之德，必由淺近而漸次及於認識論觀念論之闡釋，揉合實踐於理論，力主涵泳道德精義時，要真正把精義融化在日常生活的一言一行中，他扼要的舉出「柔」「下」「後」三者說明如次

：「柔弱者生之徒」，惟能以「柔」持躬，則慈愛存焉，「川谷之於江海」，即對「處下」設喻，惟能「處下」，則謙退之義存焉，「欲先民必以身後之」，惟能體察「後」而無先，則「不爭」之義存焉。從個體到群體，從家庭到社會國家，如在「柔」「下」「後」方面蔚然一致成風，則世運人情，明達事理」的認識原則於何處呢？甚且淺近如「通曉假珠串」「假玉石」，把「世淵深，其實都是販賣冒牌的「

俗法」一脚踢開了，宗教植根於何處呢？甚且淺近如「通曉人情，明達事理」的認識原則，都是大有問題的，我舉例談到他們唾棄傳統，公然反對拜祖先（姑隱其名吧）培老不勝唏噓，他以為要把中華文化「從根救起」，宗教界的自律固為重要，而全國上下合力推動「心理建設」工作，尤為目前切要之圖。先天道院創「易經」在虛無飄渺間，聽來有趣，似乎離開「入世法則」太遙遠

規劃施行，當初備歷艱困，多年來道友們從古代聖哲的偉大思想中，致為鎔鑄「向善」、「積德存養」的目標而努力，著例所在常見，未能一一列舉。凡來院聽經者，因個人帶動全家，漸次及於戚朋，涵泳既久，其默化潛移之功，漸至彰顯於道友們持儉守讓，父慈子孝的行為實踐中。十年傳經；造福桑梓，培老一再謙遜的不願居功，「功成弗居」，從微笑中炳耀他「致虛極，守靜篤」的真樸襟抱……窗外的雨，越下越大，因而拖長了閒聊的時間，從梅雨想到春耕夏耘，從梅雨想到黃斗笠黑蓑衣的

農忙畫景，漸漸的牽引出春牛青牛的念頭來。騎青牛，過函谷，千載之下，令人神往。老子是楚國人，而江浙鄂湘各省，在晚周均屬楚地，談到我們可以向老子攀同鄉的話題，培老亦莞爾起來了。雨天易興遐思，歸途中念頭轉到老子與楚國文化；又想到日本學者小柳司氣太把鬻子、老莊、長沮、桀溺、蜎子以及屈原等多人，均歸納為春秋戰國時期南方文化的先驅，此說頗具見地。他們確是新土壤中培養出來的代表人物，楚人「北學於中國」，成就高而且超邁當代，「北方之學者，未能或之先也。」

（轉載自民國六十六年五月十五日出版道學雜誌）

農忙畫景，漸漸的牽引出春牛青牛的念頭來。騎青牛，過函谷，千載之下，令人神往。老子是楚國人，而江浙鄂湘各省，在晚周均屬楚地，談到我們可以向老子攀同鄉的話題，培老亦莞爾起來了。雨天易興遐思，歸途中念頭轉到老子與楚國文化；又想到日本學者小柳司氣太把鬻子、老莊、長沮、桀溺、蜎子以及屈原等多人，均歸納為春秋戰國時期南方文化的先驅，此說頗具見地。他們確是新土壤中培養出來的代表人物，楚人「北學於中國」，成就高而且超邁當代，「北方之學者，未能或之先也。」

農忙畫景，漸漸的牽引出春牛青牛的念頭來。騎青牛，過函谷，千載之下，令人神往。老子是楚國人，而江浙鄂湘各省，在晚周均屬楚地，談到我們可以向老子攀同鄉的話題，培老亦莞爾起來了。雨天易興遐思，歸途中念頭轉到老子與楚國文化；又想到日本學者小柳司氣太把鬻子、老莊、長沮、桀溺、蜎子以及屈原等多人，均歸納為春秋戰國時期南方文化的先驅，此說頗具見地。他們確是新土壤中培養出來的代表人物，楚人「北學於中國」，成就高而且超邁當代，「北方之學者，未能或之先也。」

農忙畫景，漸漸的牽引出春牛青牛的念頭來。騎青牛，過函谷，千載之下，令人神往。老子是楚國人，而江浙鄂湘各省，在晚周均屬楚地，談到我們可以向老子攀同鄉的話題，培老亦莞爾起來了。雨天易興遐思，歸途中念頭轉到老子與楚國文化；又想到日本學者小柳司氣太把鬻子、老莊、長沮、桀溺、蜎子以及屈原等多人，均歸納為春秋戰國時期南方文化的先驅，此說頗具見地。他們確是新土壤中培養出來的代表人物，楚人「北學於中國」，成就高而且超邁當代，「北方之學者，未能或之先也。」